

長江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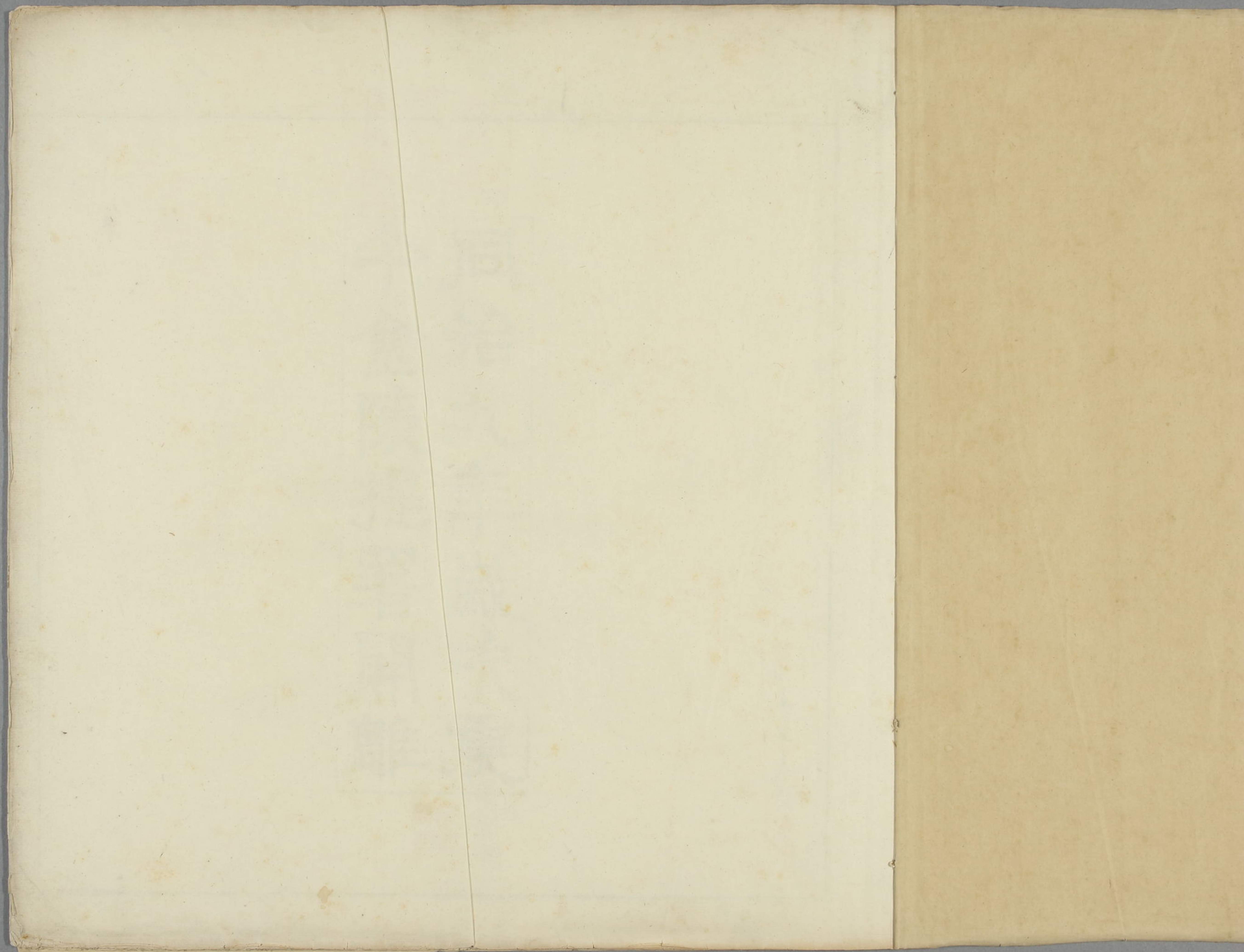
卷首上敘

ル 5

110

1





同治元年金刻
合光年歲次庚

明治元年三月三日
王叔倫書



同治九年歲次庚
 午金陵提署開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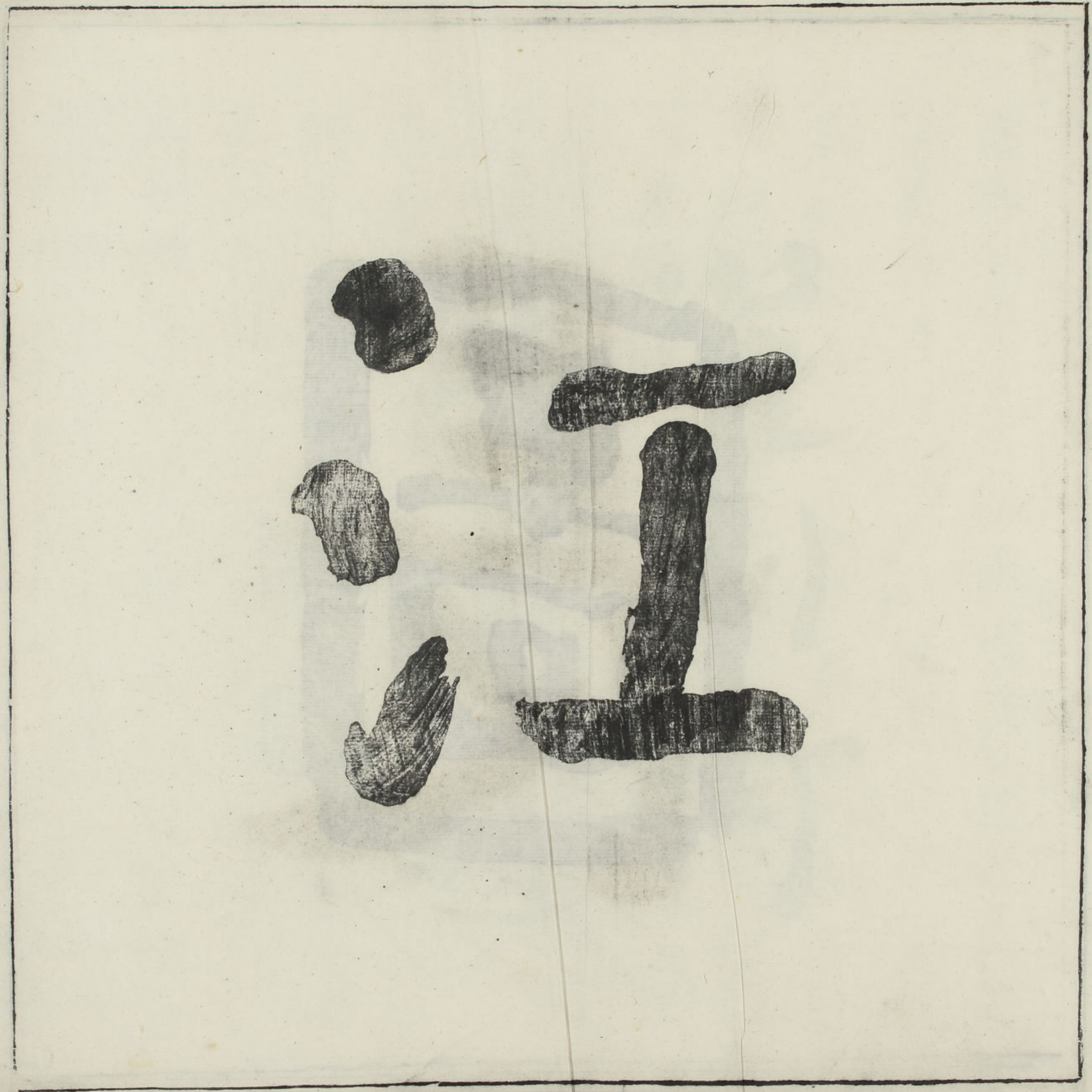
支那錢所
 有

明治廿年三月三日
 支那錢所
 有

卷 5
 1/10
 1

天

天



圖

道州何

道州何紹基題



敘

天子御極之初日星應紀江河効靈
遂以其時首先收復安慶用是
特降諭旨復皖城建省之規重長江
防守之備仰見

廟堂經畫協時宜所以

答

天眷之隆應人事之變者至慎且周
也湘鄉節相曾公時督兩江建議以昔
年所部紂江內湖招募水師
簡其精銳改為長江經制會商今爵相
前鄂督官公秀峰令鄂督爵相前

撫李公少荃官保少司馬彭公雪琴合
詞上

閱部曰可其體裁宏富創立新章則
彭公實總其事上起荊州下界蕪湖

也湘鄉節相曾公時督兩江建議以昔
年所部外江內湖招募水師
簡其精銳改為長江經制會商今爵相
前鄂督官公秀峰令鄂督督前

提李公少荃官保少司馬彭公雪琴合
詞上

閱報日可其體裁整制創立新章則
彭公實總其事上起荆州下界蘄常
綿亘五省官級湖浸凡為營二十有二
戈船哨弁七百有奇為兵之數萬有一
千五百分五標設總兵官四而統轄於
長江水師提督左狼山鎮標新設之內洋
水師通州海門兩營亦歸古江並轄經
紀於四年之冬至七年春而部署就緒
其明年彭公引疾告墓

溫旨慰留不獲扁舟南旋翼升以一介菲

材謬踵其後謹按長江章程提督所轄
境地歲一周歷操巡遂於三月之末泝流
循閱竊念天下土地之圖周官所重蕭相
國佐淳祖入閩首收圖籍光武中興馬
伏波於上而聚米為山谷上曰甯在吾目
中國之為兵家重也又如此

國家有一寰區

由府與國廣大精微冠絕千古兵興以來
督師大吏尤必津之取意於斯顧皆總括
神州包羅赤縣納去江於大地微茫隱見
才畧蜩蟬洲汀盤鬱港汊縱橫勢難載
記兵家著述所稱江防圖考則又遠近

廣狹之不分東西南朔之莫辨浼浼江岬
洲渚遷變靡常則亦紙上陳言而已惟我
湘鄉爵相所作去江圖上自岳州下迄於
海按之江流曲折乃足以圖印渙每方

瞽師大吏尤必津之取意於斯顧皆總括
神州色羅赤孫納去江於大地微茫隱見
才畧蜩蟠洲汀盤鬱港汊縱橫勢難載
記兵家著述所稱江防圖考則又蓋近

廣狹之不分東西南朔之莫辨浼浼江岬
洲渚遷變靡常則亦紙上陳言而已惟我
湘鄉爵相所作去江圖上自岳州下迄於
海按之江流曲折乃若以墨印塗每方
二寸為地約六十里較舊圖已為充擴然
猶細書促縮蠅腳混茫每有罅漏未便增
注王君子雲在幕因為招致馬君素臣按
去江之新制西起荊州東界江陰按其經
流沿波準望廣袤加二之一別為一圖相
輔以行度幾得畧舛漏得以互相印證
時值陽侯肆靈大江左右湘鄂之間平
原弥望浩渺無際沿汴曲折程逾萬里

阻風滯水自夏涉冬遊覽乃通而國
編高成翼升披而觀之覺長江之流直
通呼吸東西吳楚瞭然在眼夫轄地遠
則交涉愈紛委任專公責成愈重內患
竊發何以弭之外侮或侵何以禦之自惟
綿言膺茲艱鉅夜寐夙興時雲隕越所
幸泐鄉侯相近在畿輔揆帥李公制府穀
山馬公聯圻江鄂舒謹碩畫得所稟錄而
漕督吳公仲宣張公青登五省中丞江
蘇丁公雨生安徽吳公西林吳公竹莊江西
劉公硯莊湖北何公小宗郭公意堂湖南劉
公蘊齋前江南方伯升任署撫李公雨亭一

皆賢俊時出誼切同舟匡所不逮至於籌
餉儲蓄襄理營務則又龐君省三桂君鄒
亭之力居多翼升其藉以稍免於戾也夫
同治九年歲在庚午春正月

漕督吳公仲宣張公青登五省中丞江
蘇丁公雨生安徽華公西林吳公竹莊江西
劉公硯莊湖北何公小宗郭公意堂湖南劉
公疆齋前江南方伯升任署撫李公雨亭一

皆賢俊時出誼切同舟匡所不逮至於籌
餉儲蓄襄理營務則又龐君省三桂君鄒
亭之力爲多翼升其藉以稍免於戾也夫

同治九年歲在庚午春正月

誥授振威將軍長江水師提督軍門節制
五省各鎮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加一雲騎
尉世職劉勇巴圖魯長沙黃翼升昌岐氏識
於金陵行署

長江圖後序

曩者洪逆倡亂粵西迫促萬山間如鼠嚙橐中其技未得逞也咸豐二年闌入楚畹覽湘流之形知舟楫之利而其患方長初賊於王沙河奪舟數百銳意欲犯衡湘賴新甯江忠烈公預以巨筏阻其前伏輕兵夾岸抄之賊大敗遁去遂繞郴桂由閒道渡洙水循攸醴以圖長沙當是時陸師援湘省者數萬而江路無一卒之防以故賊得以大掠江船揚帆東下直據金陵沿

後序一

江列置僞守上至巴陵幾於竟長江而有之此我軍之失計而寇患之滋深也越明年湘鄉相國始以少宗伯奉

郴桂由間道渡洙水循攸醴以圖
長沙當是時陸師援湘省者數萬
而江路無一卒之防以故賊得以
大掠江船揚帆東下直據金陵沿

後序一

江列置僞守上至巴陵幾於竟長
江而有之此我軍之失計而寇患
之滋深也越明年湘鄉相國始以
少宗伯奉

命辦賊建言召募水勇大治舟艦於衡州

日夕親臨操閱礮聲聞百里又明
年成軍以出首復湘潭繼拔岳鄂
自是湖之南北江之東西靡役不
從雖偶有折傷而卒以此制賊死
命蓋嘗譬之中國之有江河如人
身之有血脈知血脈之榮枯關人
身之衰旺卽知江河之通塞繫中

後序二

國之安危然而越爲三軍吳曾不
禦曹丕天塹王濬樓船雖曰地險
豈非人事哉湘鄉相國知人善任
簡帥水師者如楊宮保拔於末弁
彭宮保進自諸生今

軍門黃公亦由帳前材官薦擢大
帥之數公者感荷殊知直視爲身
心性命與之終始用能與陸師犄
角平定東南其後楊公以大司馬
督師隴右彭公以少司馬駐節皖
中 公獨率所部淮揚水師從今
合肥相國李公用兵海上還定三

後序三

吳復先後從湘鄉合肥兩相國北
征羣捻沿淮泗達津沽中原肅清
勲業爛焉 公以同治三年開府
長江而改勇爲兵分汛設防永爲

角平定東南其後楊公以大司馬
督師隴右彭公以少司馬駐節皖
中 公獨率所部淮揚水師從今
合肥相國李公用兵海上還定三

後序三

吳復先後從湘鄉合肥兩相國北
征羣捻沿淮泗達津沽中原肅清
勲業爛焉 公以同治三年開府
長江而改勇爲兵分汛設防永爲
經制按照新章則自本年正月爲
斷所轄境地歲一巡閱遂於三月
旣望起節金陵上溯荊州下迄江
陰旁歷洞庭鄱陽兩湖往復迴環
計程萬里而遙閱時九月乃旣厥
事其控制之雄仔肩之重實爲從
古水軍所創見非天下之英烏足
以勝任而愉快者哉

香倬

一介書

後序四

生謬參戎幄從軍上下樽俎追陪
每值維舟野渡散步夕陽公輒
指以示予曰某山某水此昔年鏖
戰處也某邨某隴此陣亡將士所
瘞忠魂也其與公有舊者塋墓
雖遠必具隻雞斗酒親往奠之而
後去其語江湖形勢與兵家成敗
利鈍之數如在目前當夫兩軍交
戰槍礮互施萬聲震盪天日晦冥
斯時也外不見敵內不見身不知
悅生不知畏死惟恃一縷孤忠以
憑

國家威福而已豈預知有今日哉

公之所以語

香倬

者如此夫人方

履險不知爲險也出乎險而險乃
可懼矣抑卽乎安而險乃愈不可

戰槍礮互施萬聲震盪天日晦冥
斯時也外不見敵內不見身不知
悅生不知畏死惟恃一縷孤忠以
憑

國家威福而已豈預知有今日哉

公之所以語

香倬

者如此夫人方

履險不知爲險也出乎險而險乃
可懼矣抑卽乎安而險乃愈不可
忘矣惟公以百戰之餘膺五省
之寄其於長江之要害汛防之疏
密弁兵之勤惰固無日不往來於
胸中旣以屬馬君素臣爲圖而復
命香倬補署卷尾爰卽當年管見
所及與平日得聞者謹爲敘次蓋
猶是不忘在莒之意云

衡山王香倬子雲謹序

游山王香翰千雲齋序

餘曩不忘遊舊之意云
洎久與平日轉開香齋於茲
命香翰齋審參風矣嗚當半嘗泉
幽中鴻以飄飄往來至誠固而外
格其其然身正之要善其所由之
忘矣然公以百鍊之精酬正皆
何難矣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風劍不吹風劍必出平劍而劍以
公之劍以高骨壯壯壯壯壯夫人
國案如師而日豈好朕其今日也

可憐吳越明年春
風物不勝悲
公之視以信
國家之視以信
今日念

